

邹平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

政协邹平县委员会

邹平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

主审：杨秉海

曲延庆

主编：郭蒸晨

孙翠兰

政协邹平县委员会

邹平文史资料选辑

政协邹平县委员会编

邹平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大 32 开 8 印张

1996 年 8 月印刷 180 千字 印数 1500

山东省滨州地区新闻出版局

内部资料准印证(1996)第 039 号

目 录

长山中学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刘天顺(1)
革命的起点	杨殿陞(6)
边联中队	王德身等口述 李晏祥整理(13)
长山第二高等小学爱国运动	
..... 宋金声口述 张传哲整理(24)	
跟父亲王辑五抗战随记	王玉凝(26)
马司令指挥司家村阻击战	卢兴国(32)
码头乡三官庙之役	王北溟(34)
记袭击张景儒、岳伯芬西关据点战斗	
..... 崔玉泉 孙翠兰(36)	
田李靳战斗	赵连科 田学增口述 张道盛整理(38)
抗日五烈士追悼大会	卢资平(41)
我参加黄埔军校学习及进驻新疆的经历	张云忠(43)
* * *	
回忆马耀南牺牲经过	高元俊(51)
忆焦桥泰东医院李荫山先生	左传诗 李绍文(53)
儿童团员李隆田智救李奇	苗隼(58)
记孝益三烈士	李东(60)
抗日英雄赵玉华	张传哲 韩会俭(62)
刘光平烈士和他的家庭	魏桥镇政协工委(64)
钢铁战士小郑	彭荣耀(66)
* * *	
梁漱溟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前期背景	
..... 郭蒸晨(67)	
乡建时期西北考察见闻	叶芳(90)

记码头复兴中学	曹日铸 信为林(94)
新民完小与张述之	 王叔元 李佛海 张明尧口述 巩建华整理(97)
魏桥镇第一所农民集资兴办的学校	 赵宪文口述 仇非整理(100)
功德彪炳 泽披桑梓	
——记清末民初名中医卢仁涛	卢兴国(102)
忆伯祖父高镜塘	高宪圣(105)
记书法家成毓杞先生	任兴武(109)
先祖赵家麟诗抄	赵德安(111)
李北辰先生传略	卢资平(116)
说书艺人李挂河	张尊德口述 梁维悦整理(118)
《鸽经》简介	王泽浚(121)
* * *	
长山红长山红乐字会	王玉文(123)
对王建五先生《我所了解的三番子》一文的补遗	 张荣祥(125)
* * *	
大跃进时期生活的片断回忆	王继明(129)
记好生八里河村炼铁厂	赵聿泉(135)
* * *	
长山城考	朱洪林(137)
於陵陈仲子考	朱洪强(141)
重修长山范公祠	朱洪林(146)
忆齐东旧城	王亭贵(152)
《大明锦衣卫镇抚孙公墓志铭》出土与孙娘娘其人	 王泽浚(155)
邹平丁公遗址简介	栾丰实 孙兆孝(160)

马骥与《[顺治]邹平县志》	王桂云(163)
焦桥袁家祠堂	袁崇臣 袁聿鹏(166)
魏桥伏生墓	赵德安 孟祥山(168)
醴泉寺《志公碑》	王臻 杨翠英(170)
唐日本高僧圆仁所记《醴泉寺游记》	王泽浚(172)
砚北先生——王德昌	
..... 王经善 王弼东 王经谋口述 王貽英整理(174)	
老长山城“春和馆”	王玉文(176)
邹平城里“父子褒封”石牌坊	郑行郡(178)
古代坝河两岸群众械斗始末	王北溟(180)

* * *

张茂青其人	潘承德(181)
-------------	----------

* * *

我被俘去日本下煤井的经历	
..... 郝恩芳口述 梁维悦整理(183)	
我参加国民党军队的经历	
..... 于加元口述 杜化杰整理(186)	
我被掳到日本宪兵队死里逃生的经过	
..... 潘修浚口述 郑行郡整理(190)	
侵华日军在魏桥镇罪行	魏桥镇政协工委(195)
侵华日军在孙镇暴行	卢资平 张兆武(197)
曹家坪惨案	李大钧 孙宪立 宋淑禄(200)
吕家庄毒瓦斯事件	卢兴磊口述 卢兴国整理(202)
辛梁镇“5.23”惨案	王桂海口述 梁维悦整理(204)
好生樊大庄日军暴行 ...	马立宽口述 赵国荣整理(206)
还乡团在台子反攻倒算罪行片断	芦英(208)
还乡团在西董樊家村暴行追忆	赵国太(211)

恶贯满盈的还乡团头目董华廷	
..... 荣延桐 段鸣九 卢则支口述 卢兴国整理(213)	
* * *	
张鸣九攻打李家坡红枪会始末	任兴武(215)
张复乾占据归苏村	杨兆芬(219)
张复乾他爹出大丧	任兴武(222)
杨相升其人	任兴武(225)
大汉奸李珠泉	孟昭祥(228)
郑士珍与湖北督军王占元	郑行郡(231)
附:《邹平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至六辑目录	
.....	文史办(233)

长山中学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刘天顺

长山中学始建于 1913 年春,至今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优良传统。其中,爱国主义是主线。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长山中学的师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使长山中学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学生运动,运动很快波及到全国。这时,长山在济南等地上学的学生朱孟武、朱少云等,回乡发动群众,声援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他们来到长山中学,向学生会的负责人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并决定立即发动师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在他们的鼓动下,师生很快组织起来,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演讲,声讨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宣传抵制日货。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震动了长山大地。为了使运动更深入、广泛地进行,在组织大规模游行的同时,长中的学生每 10 人一组,手持小红旗或提着竹篮,深入长山四关和农村,宣传抵制日货,并将收交的日货当场烧毁。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当时,周村的山东银行不听劝阻,继续为日商购买蚕茧,激起了学生的愤怒。学生会负责人常儒成、王振东、秋日新、卢令军等,组织学生代表 30 余人赶赴周村,联合周村高等小学的学生三百余人,冲进银行,抓了经理,砸了银行。学生李崇山咬破手指写下了“力止日货,坚决到底”的血书,迫使银行不得不停止营业。这次反帝爱国运动持续了三、四个星期,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初

步奠定了邹长一带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基础。

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不断扩张,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此起彼伏。1929年12月,长山中学教师王志强组织长中学生参加了周村的反帝斗争,愤怒声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并一举捣毁了周村的英国教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大片国土沦入敌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这时,长山中学的学生突破当局的束缚,举行了罢课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并通电全国,要求投笔从戎,表达了青年学子的抗日决心。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极为恼火,采取了杀一儆百的严厉措施,开除学生王爱丽。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受到严重压抑。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灭亡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长山中学的反帝爱国运动也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校长马耀南的支持下,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产生了一次飞跃和升华,即由宣传抗日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是年9月,中共山东省委为了在敌后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决定把素有反帝爱国传统的长山中学作为鲁北抗日起义的发起点。10月初,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姚仲明、赵明新和红军干部廖容标到长山中学,组织抗日武装起义。他们三人组成了党小组,积极团结校长马耀南,发动师生,进行护校斗争。

当日军逼近山东时,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下达了省内中等以上学校一律南迁的命令。长山中学校内的国民党反动分子趁机兴风作浪,大造舆论,煽动迁校。以校长马耀南为首的进步师生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以国民党政府宣布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为根据,揭露了国民党迁校是假抗日真逃跑的阴谋,坚决拒

绝学校南迁。国民党训育主任李班廷、童子军教官陆寒波、徐剑飞，唆使少数对抗战有消极情绪的学生围攻马校长，逼迫他下令南迁，否则就分掉校产。马校长一气之下离开了学校。面对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进步师生义愤填膺，在马校长的弟弟马晓云、马天民的支持下，将捣乱分子赶出了学校。这次风波以后，不少学生回了家。不久，姚仲明从济南返回学校，立即以学校的名义通知学生返校上课。马校长也回到了学校，学校又恢复了稳定局面。

在党的领导下，长山中学师生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国民党顽固派恐慌不安，他们明派督学，暗遣特务到校散布反动言论，迷惑人心，并趁机探听消息，但均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师生识破，被轰出了学校。顽固派多次破坏没有得逞，便使出了最后一着，妄图釜底抽薪，由县长周义章出面，召集校董事开会，宣布：因时局不稳，为防止异党闹事，以及教育经费短缺等原因，勒令长山中学立即停办。党小组向全校师生揭露了反动派的阴谋，说服动员师生绝不离校，组织师生高呼：“要读书，要知识，取消停办学校的命令”等口号，到县府请愿。同时，党组织在校董事和学生家长中广泛开展工作，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马校长以社会贤达身份联络一些议员，找县长要求结算教育经费，强烈抗议县政府对长山中学的诬蔑破坏。经过一系列的斗争，终于挫败了国民党县政府迫使长山中学南迁和停办的阴谋，保证了长山中学这块抗日活动基地。

为加强抗日的宣传工作，姚仲明与马校长商量，在教学中增加了抗日的內容。把学生编成几个宣传队，上午在校听课，下午到各村进行宣传，并广泛联络县机关、各界知识分子及在外地读书回到长山、邹平、桓台的学生，逐渐使长山中学成了抗日活动的中心。附小教师李寿岭、朱可昆、学生李永昌、李秉孚、房允玉等人，都成了抗日活动的中坚分子。

为培养更多的抗日骨干分子，党小组在长山中学举办了抗日游击训练班，近百名教师、学生、工人、农民，从邹平、长山、桓台、齐东等地来到长山中学学习。为了迷惑敌人，训练班对外名为“民众夜校”，马耀南兼任校长，由他出面应付外来的干扰。学校还办了一份《抗日快报》，每天一期，发放各村，加强了抗日的宣传。11月底，根据形势的变化，游击训练班结束。不久，党小组又决定学员回到家乡，放手发动群众，调查和搜集枪支弹药，做好拉队伍抗日的准备。

1937年12月23日，日军逼近黄河，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当夜，日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渡过了黄河，迅速占领了齐东、邹平。24日，日军轰炸长山城，长山中学的校门被炸毁，学校遭到破坏，长山国民党县政府弃城南逃。

面对这种局面，长山中学党小组当即进行研究，认为时机已到，必须马上发动起义。下午，由姚仲明、廖容标带领60多名师生转移到城南南神坦村，召开了武装起义动员大会，宣布去黑铁山举行武装起义。1937年12月26日，在黑铁山脚下的太平庄邱汉三大院内，长山中学师生和各地抗日积极分子一百多人组成了抗日队伍，隆重召开了武装起义大会，宣读了《敬告同胞书》，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长山中学60多名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脱下长衫，走出课堂，拿起武器，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去。这支以长中师生为骨干的抗日队伍（后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不断壮大，转战清河平原、长白山区，歼灭了大批敌人，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艰苦的斗争中，有几十名师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长山中学事务主任张庚铭、教师李寿岭、邓甫晨、学生朱景仁、谢训、王伯汝、孙殿玉、房允玉、鹿平（女）、王衡（女）、李秉孚、马维洞、张三、高金锋等。其中，人们爱戴的校长马耀南同志，也为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

年仅 39 岁。

长山中学的师生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雄壮颂歌。



革命的起点

杨殿陞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的反蒋抗日的怒潮，也激励了山东邹平的广大青年学生。

我在家乡读了几年“四书”、“五经”。1934年，受当时革命浪潮的影响，进入了邹平县当时唯一的“高等学堂”（后改为县实验小学）读书。当时和我同龄的不少学生，如现任冶金部政治部主任罗琪、吉林省副省长李振江等都同在县立高等学堂读书。

那时，经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批准，梁漱溟先生于1931年在邹平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3年梁先生出任院长，同年又把邹平县划为乡村建设“试验县”，梁漱溟先生还兼任县长。国民党政府给了他一切用人权、行政权，一般不干扰梁先生的工作。以后连国民党的县党部也撤消了，使梁漱溟先生成了邹平县的实权人物。聚集在梁先生周围的人政治背景不同，情况比较复杂。1935年著名教育家张宗麟也来“简师”任校长。

1935年，梁漱溟的亲戚梁君大、邹晓青、邹德惠、邹德馨等同志也来到县“高等学堂”。来邹平之前，他们思想进步，倾心革命。梁君大1938年入党，邹晓青、邹德馨当时参加地下党组织活动。当时，教师张伯安曾对我说：姓邹的十有八九是共产党，他们都因不同原因遭到过国民党的逮捕，梁漱溟先生都千方百计保释他们。所以梁漱溟控制下的邹平实际上就成了梁君大、邹晓青等同志进行革命活动的保护所。但梁君大、邹晓青老师都不同意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政治主张。后来，邹平县高等学

堂改为实验小学,实行男女合校,在“实验”的名义下获得了特权,无论在教育方针、教材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都由梁君大、邹晓青等教师自定,不受国民党政府教育法规和山东省政府教育厅的管辖。只是在人权、财权方面受研究院的限制。经费有定额,但怎么用则由实验小学自行决定。后来梁君大当了实验小学的校长。原有的学校人员中,只要不是反对改革的也受到任用,象原校长田乐庭当了教务主任,老教师张伯安当了总务主任,又新增加了谢滕英和张宏图等进步教师。实验小学实际上成为培育革命者的摇篮。而梁漱溟先生却放手并容忍他们这样做。

1935年下半年,梁君大被简师校长张宗麟请去帮助办师范学校,任生活指导部主任,但仍兼实验小学校长。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步骤,华北形势日趋紧张。上海发生了逮捕杜重远的“新生事件”,北平爆发了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全国各大城市奋起响应,掀起了全民族的抗日救国高潮。邹平的“简易师范”和实验小学也展开了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进行游行示威和宣传活动。

随着“华北自治”的出笼,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山东人心惶惶,邹平也不例外。这时研究院负责人到济南和韩复榘面谈后回到邹平,召开乡村建设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及学生会议,实验小学高年级学生由邹晓青老师带去听讲话。会上,研究院负责人说:不管华北政局如何变动,乡村建设运动还是要搞下去的。我们听了十分气愤。回到实验小学后,我们在操场没有解散,邹晓青老师立即指出:这是一种卖国言论,意味着即使日本人来了,也不要反抗,要我们做顺民当亡国奴,决不能容忍和缄默,要对群众宣传和驳斥这种谬议。之后,我们和研究院的对立即公开化了,张宗麟校长和县教育局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他们要张校长改变教育方针,把学生控制在校内正常上课。张

宗麟找梁君大、朱济凡、张立民、邹晓青、邹眠虹商量，表示不能接受县教育局的要求。如果强迫接受宁肯辞职。

1935年寒假后，梁君大、邹晓青老师要离开实验小学，临走时要我帮他们做些解释工作。本来，梁君大校长说我毕业后就和他们一起工作，不必升学。临走，他还写了条子，把我介绍到“简师”作插班生。

1936年春，我插班到师范学校，许多同学原来就认识，他们过去都是活动积极分子。不久，我又参加了同学组织的时事研究会、读书会，听教师们介绍社会主义和“五一”宣言，读《读书生活》、《大众哲学》、《世界知识》、《铁流》、《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等等，更多地接触了社会，扩大了知识范围，也更加向往苏联，向往社会主义，向往共产党。当时在我们这些同学中，“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已是经常在私下谈话中出现的名词了。

张宗麟、梁君大、邹晓青等教师被迫离开邹平，对我刺激很大，他们的启蒙教育对我影响很深，我们结下的师生之谊，永远难忘。我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常政府不满，不到半年，就离开了学校。

1936年夏天，我向田乐庭、张伯安老师要了8元钱，报考了济南市立中学。同年10月，同班同学刘文荃介绍我参加了济南“学生救国联合会”（秘密组织）。有了组织作依靠，我的胆量更大，对革命也更有信心了。当时，我的精力已不仅限于功课，而是要求学习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了解社会。除了经常阅读一些进步报刊外，主要是阅读鲁迅的著作。

1936年“西安事变”，学校当权者很忙乱，学生中的反映也各种各样。有人主张杀掉蒋介石，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抗日救国。开始我也是这种想法，但很快得到了“学联”的通知，说不能杀蒋介石，要迫蒋抗日，要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抵

抗日本的侵略。如果杀了蒋，亲日派将要扩大内战，进一步卖国投降。通知还要求在同学中广泛宣传这个道理。这段时间，“学联”的事很忙，经常在不同地点开会，汇报学校情况。不久，在一件小事上出了麻烦。一天中午开饭，不少同学用筷子敲碗，我也在内，不巧训育主任从我身边走，对我大加训斥，并一把拉我到门外说：“你这个学生不守校规，若不改小心开除！”当时，敲碗的不是我一个人，也不是我先敲的，为何只找到我，而且口气那么重？这引起了我们的深思。“学联”同志们说，可能在对“西安事变”问题上，学校当权者对你发现了什么。

1937年春开学不久，又出了一件麻烦事。一天，公民课教员端木焕文叫我到他办公室谈话。此人年龄较大，表面也很和气。他先问我平时看什么书，又说：学生最重要的是把课业做好，父母花钱让你读书是不容易的，盼望你成为好学生。又问看到别人读什么书？说学生就是读书，其他杂书不要看，不要管学生不该管的事，不要误入歧途等等。我立即想起在被子下面压着几本鲁迅的著作，其中有本《且介亭》杂文集和期刊，可能被别人发现，就随便地回答说：“我有时找几本书翻翻玩玩，也看不太懂，别的宿舍没有去过，别人看什么书不知道。”他没有再提出别的事。这些事情虽小，但不能不使我提高警惕。不久，听说别的班级也有同学被找去谈话，也是因为翻出了《世界知识》等进步刊物。

一次，我到济南市郊千佛山下开“民先”会议。这时学联已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党的外围组织，我是小队长。返回时，带回一批纪念“五四”青年运动的传单，想在校内散发。经大家讨论，决定以厕所周围和房边草地作主要散发地，这样不容易暴露。因为不管白天夜里人都能去厕所，散发后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草地靠近教师办公处，也容易被人捡到。散发后，当天就在学生中流传开来，学校当权者过了一天才发现。他们

派公务员几次寻找，但一无所获。这件事惊动了学校。校长、训育主任、军事教员和公民教员分别找人谈话，追查，但始终没找出直接散发的人。公民课教员又把我找去，态度很严肃，说校内有人图谋不轨，想捣乱。接着又改变口气说：也可能是外边人带进来的。又说这些纸片上的话有些还不错，但很多都是共产党的话，问我看到过或听到过没有？我听出他们没有抓住什么，就随便说：你上次和我的谈话还记得，我是个乡下来的学生，济南没有一个熟人，谁会对我说这些东西？他没有再问什么话，很恼怒地说：总要查出来的，你要小心点。

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济南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日本飞机经常来骚扰。关于韩复榘和日本勾结的传闻到处都是。日本侵略军日益接近，济南人心惶惶，这时宣传抗日救国已公开进行。11月，济南已不能正常上课，学校搬到泰安。日军已接近济南，日本飞机经常来回轰炸，城内伤兵很多，学校内也更乱了。一天，校长找我去，说派我代表学校参加泰安各界“抗敌后援会”。我立即报告了“民先”组织。他们说这是个好机会，可多和各界接触，了解情况。学校派我去，说明学校早就注意我了。在社会上，我们“民先”组织进行了很多宣传、慰问伤兵的工作。

在学校内，我们组织进步同学出抗战墙报，引起了校长的注意，他经常仔细看。一天晚上，校长亲自出面召开师生恳谈会，不少教师和同学参加。在开会前，“民先”组织先作了研究，认为这是个宣传的好机会。恳谈会上，我们先请“9.18”事变后流亡到关内的马连山同学，带头领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支歌，唱时不少同学都哭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面临着这种远离家乡的生活。几位同学的发言很有力，情绪都非常激昂。这时，有个姓周的数学教员起来讲话，大骂平津流亡的同学，说政